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三四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宋稗類鈔卷三

常熟潘永因編

遭際第五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書聖眷特厚嘗因便坐奏事帝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行履才幹俱有可採今方典郡宜與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為人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即令記録亟命別議陞陟

既而代還至闕上復先省記之會外計缺官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歸私第㡯人投刺來謁公方議委使辭而不見詰朝入朝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之任上默然不許公退而歎駭惕息屢日乃知昨暮造請雖不之見已密為伺察者所糾而此人訖真宗世不復用公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吝悔

大中祥符間天書屢降天子崇信天下無慮皆神事矣

寇準是時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疏準最後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三年也以王子明之賢為依回封祀遂為白璧之瑕迫後追嘆李文靖之先見遺令眨

損以飾終已無及矣獨計以萊公之剛正何以亦附

朱能成此過舉乃知廹於上命情事如此

丁晉公謂治第保康門外楊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基

丁後籍没而景宗貴即以其宅賜之其正寢乃向日

所築之地也錢思公惟演嫁女令銀匠龔美打造裝

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即取美為妹壻向所打造

器皿歸美龔美明肅太后之外兄也后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

楊景宗即章懿太后弟太后既入掖庭景宗無賴

以罪隸軍營務黥墨其面至無見膚真宗幸玉清昭應宮將還內而六宮皆乘金車迎駕於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骨肉景宗知其女兄在掖庭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即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景宗既貴遂用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而肥皙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撾擊人世謂之楊骨撾云

明肅太后崩章懿於仁宗有阿

保慶遺詔尊為皇太后生母李宸妃亦追尊為章懿太后

章懿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别手結刻絲鞶囊與之拍其肩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棄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以此為物色也後其弟傭於鑿紙錢家常以囊懸於胸臆間未嘗斯須去身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為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内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怪其衣服百結而胸懸鞶囊因問之具以告院

子者愬然驚異蓋嘗受旨於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是時太后已封宸妃生仁宗皇帝矣聞之悲喜遽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為右班殿直即所謂李用和也仁宗立官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謂之為李國舅云王詵為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已而詵尚主不逾年身居之正

與龔美打銀楊景宗撓土事同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宫就禄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宫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録其詩以進真宗閲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復閲而陳勝禄山之語卒得不聞人以為幸也

向敏中方秉政其壻皇甫泌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

旬不歸敏中每優容之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為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扆座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聲曰甚好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内矣敏中詞不及畢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翊日論奏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青箱雜記作畢文簡士安之壻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天下之至寒餓無在其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一本直千錢公為具紙墨令榻千本售於京師是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又云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

壽州張侍中耆撫州晏丞相殊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塚盜先築室於二塚之間自其家竅穴以通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櫬以掩覆

其穴次發晏墓有猛獸嗥吼兵甲鼓譟之聲盜懼呼其徒同入則寂然無響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及穿櫬槨供設之器皆陶甓為之又破其棺唯木胎金裹帶一條金無數兩盜失望而恚遂糜碎其骨而出旣而貨張墓金盂於市為人擒伏罪自言其事世謂均破塚而張以厚塟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張耆即張旻

熈寧中蔡敏肅挺以樞密直學士帥平涼初冬置酒郡

齋偶成喜遷鶯一闋云霜天清曉望紫塞古壘寒雲衰草汗馬嘶風邊鴻翻月壟上鐵衣寒早劍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難報塞垣樂盡雙鞬錦帶山西年少談笑刁斗静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聖主憂邊威靈遐布鉦鼓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不惜金尊頻倒詞成閒步後園以示其子滕滕置之袖中偶遺墜為廳門老卒得之老卒不識字持令筆吏辨之適郡之娼魁素與筆吏洽因

授之會賜衣襖中使至敏肅開燕娼尊前執板歌此

敏肅怒送獄根治娼之儕類祈哀於中使為援於敏

肅敏肅舍之復令謳焉中使得其本以歸達於禁中

宮女輩但見太平也三字爭相傳授歌聲遍掖庭遂

徹於宸聽詰其從來廼知敏肅所製裕陵即索紙批

出云玉關人老朕甚念之樞筦有缺留以待汝以賜

敏肅未幾遂拜樞密副使御筆現藏其孫稹家

沈睿達遼文通弟也長於歌詩尤工翰墨王荆公

曽文肅學其筆法荆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其真楷登科後遊京師偶為人書裙帶詞頗不典流轉鬻於相藍内侍買得之達於九禁近幸嬪御服之遂塵乙覽裕陵初嗣位勵精求治一見不悦會監察御史向子韶察訪兩浙臨遣之際上諭之曰近日士大夫全無顧藉有沈遼者為娼優書淫冶之辭於裙帶遂達朕聽如此等人豈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適膺達為吴縣令子韶希旨以他罪劾奏時

荆公當國為申觧之上復伸前說竟不能釋疑遂坐深文削籍為民合蔡敏肅事觀之人之窮通信在於天雖君相亦不得而主矣

京都之俗士夫家嬪𦵏經由之處廵檢司例以十數卒持綵旗前導不待告約到墓次但量犒酒炙而已宣和間保義郎唐革為城北壁廵檢有貴璫𦵏其父革率衆迎引頗盛於常時璫大喜邀之相見極口言謝問革今是何官資曰保義郎又問做得恁差遣曰不

過兵馬監押耳曰可作廉訪乎革知其不曉外間官秩高下乃曰此在朝廷擢用革豈敢望耶留飲而去至十日中批唐革職事修舉特與轉修武郎繼除河北路廉訪使革駭不敢承詣瓘門求見守侯連日始喚入亦不接坐方欲致詞叙謝瓘抗聲曰朝廷用人何預我事叱之使出後宛轉再三懇辭改知霸州任滿竟申前命瓘不招怨歸已一時流輩中亦為可嘉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

中山留以予曽文肅布文肅以使令已多辭之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為樞密都承旨時裕陵在潛邸與晉卿善在殿廬侍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帶篦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内至晚遣倈賫往直王在園中蹴踘倈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令對蹴深愜王意大喜呼隷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貺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

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寳位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曰汝曹爭如彼好脚迹耶數年間建節尋至使相遍歴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恩倖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卹甚勤靖康初裕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篤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於牖下水滸傳載高俅由小蘇學士致身王晉卿因送玉器及氣毬以知遇徽廟潛龍日孰知其為大蘇之小史耶其事見王明清揮麈録

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為郎於朝未嘗與人接談金兵南下擇西北帥守時相以其謹厚不泄謂沉鷙有謀遂除直龍圖知河中府習別時相云某實以訥於言故尋常不敢妄措辭於朝列今一旦委付如此習之一死固不足惜竊恐朝廷以此擇人廟謨誤矣習竟没於難世人以饒舌掇禍者多矣而習乃以箝口喪軀昔所未聞也

建炎苗劉之變内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

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
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為外郡監當前一日出
城遂免
唐甘露之變王涯再從弟沭家於江南老且貧涯
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
一見涯待之殊落寞久之沭因嬖奴以道所欲涯
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
收沭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

愿而敏元與愛之不離左右者十年一旦忽以非
罪譴責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與亦不留守謙
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與收族守謙獨免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遥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
騾周遊湖山之間時李晦叔自楚北幕官來改秩而
失舉牘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
辭以意緒無聊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强挽之行各假
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

衣袖沾濕愁坐長嘆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悒若此李雖不識韓見其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説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曰却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吏詳問其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遜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職修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為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去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前所未有

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清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勝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苦無子一幸而

得男是為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處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姊子自稱人亦以此多之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涉濟川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詞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叩之亦無難色遂携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為民妻似道年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與同寢處恩寵

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秘器及冰腦各五百兩

賻銀絹四千兩匹命中使護葬帥漕供費凡兩輟朝

賜謚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矣一邑

産二貴女亦前此所未有也

異數第六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榜下第十三人及第後

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文語范曰君文

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

榮其後貿位至宰相封魯公皆與凝同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廊添故事登庸衣缽盡相傳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諠譁以動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絶人出入以為常凝知貢舉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五代史十三作第五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為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為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為學士既

老頗為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曽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為上品用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為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晏設為第一

錢文僖惟演守西都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楊子徳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同在幕下號為八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率常賦詩飲酒間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一日遊嵩

山自頼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毋遽歸也其髙曠愛才如此文僖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㬜為代御吏如東溼諸君多不堪一日訝幕客俱出遊責曰諸公自比寇萊公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乎衆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宴飲小過不足招禍萊公之責由老不知退耳

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

荻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葢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工部侍郎胡則宰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尊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輒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贈行丁

始喻設陶器之因甚媿德之後晉公驟進竭力推挽
卒至顯位
慶歷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稅務内殿承制
范亢為黄蔡間都監以言事官被謫者後多至顯
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
宋子京過繁臺街逢内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
子京歸作鷓鴣天詞曰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
綉簾中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

玉為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況隔蓬山幾萬重此詞都下傳唱達於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以內人賜之

文潞公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為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

容陪醉御卮功業過高元祐日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彛時以為警絕白居易獻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蓋步武此作也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獨敬重蘇子瞻子瞻來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淳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淳夫行十三也

唐子方為人剛直既參大政與王介甫議事毎不悅既
而疽發背死方其病革車駕幸其第臨問子方已昏
不知人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可惜
祖宗社稷教安石壞却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
及薨又幸其第見其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
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為國砥柱八字印
以御寶下有昭陵押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

門忽卧疾魏公知而奏曰今嵗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須展限以待之上許之黄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安全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吕微仲不知其故因問制科何以至秋末東坡乃為吕言之吕曰韓忠獻之賢如此哉

二蘇赴試是時同召試者甚多相國韓公偶與客

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於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陳文忠堯叟為樞密一日日欲没時忽有中人宣名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既而到一小殿巳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巳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鎬時尚為館職良久乘輿出燈燭亦不過數十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

坐御座設於席東諸臣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再三上作色曰本為太平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上語笑極歡膳具中各出两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

外康富恨不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

真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堯叟為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為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晏出宮人為侍真宗與二公皆戴壯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戴者召近御座上親取頭上一朶為陳簪之陳跪受

拜舞謝晏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曰今日之宴本為大内都巡檢使陳云若為大内都巡檢使上何不親為太尉戴花耶二公各大笑冦萊公為參政侍宴上賜異花曰冦準年少正是戴花喫酒時也衆人皆以為榮云

王冀公欽若罷參政真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清近惟資政為優因以公為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於寒

賤不能獨寢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僖彭年並
直一夕公擕一巨榼方與陳寒夜閒飲忽中人持鑰
開扉獨召公謂陳曰請同院不須相候至行在真宗
與公對飲飲罷持禁燭送歸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
已四更公笑曰尚未寢乎曰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
喜笑倒載解襪褫帶幾不能坦腹自矜曰某江南寒
生遭際真主適主上以巨觥敵飲抵掌笑語如僚友
之無間已而遂寢迨曉盥櫛罷與陳相揖覺夜歸數

談頗疎漏自言夜來沉湎殊不記歸時之早晚無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謝既别同趨出殿門執陳手語之曰夜來數事止是同院一人聞之文僖歸謂子弟曰大臣慎密體當如此

王岐公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俄頃宣至設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乞正其席上云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

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
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稱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
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必勑內侍扶掖不令下拜
夜漏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
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研珊瑚筆格
玉管筆皆上所用者公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
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所長人人得其歡心悉以呈
上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簪公幞頭

戴不盡者置公袖中宫人旋取針線縫公袖口宴罷

月將西沉上命撤金蓮炬命内侍扶掖歸院都下盛

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蔡確為學士上講

故事命宫嬪求詩蔡奏才思短澁酒再行而止左右

不悦云這箇學士上何須鍾愛

金蓮炬送歸唐令狐綯已有故事宋朝凡有三人

王岐公珪蘇端明軾史少保浩

梁適隨院判盧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

何名次公南金以不知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箇梁家曰祖顥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曰臣祖父頊事太宗真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首輔有誤以為龎莊敏者非也

蘇子瞻為翰林學士一日鎖院名至內東門小殿時子

膽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對宣仁問曰有一事要問内翰前年任何官職曰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豈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曰此乃先帝之意先帝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内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先帝每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

哭失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曰內翰須盡心事

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命撤金蓮燭送歸院

江公望字民表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時内苑稍畜

珍禽公望力諫他日復言之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

白鷴畜之久不肯去帝以拄杖逐之終不去乃刻公

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宣和中蘇叔黨過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忽見快行家者

同小轎至傳旨宣名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

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上以小凉傘蔽之二人肩而行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内侍一人引之升一小殿見上披黄背子頂青玉冠宫女環侍莫知其數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霧寒不可忍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揮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宫人捧賜醖酒一鍾錫賚極渥叔黨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
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幃不能禦遂無設牀處惟撲
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卧室
蔡攸初以淮南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
公相子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葢是時京為太師賜
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
下人謂之媼相
趙高為中丞相龔澄樞為内太師猶稍與外庭異

童貫直為太師領樞密院

朱勔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遂繡御手於肩上又勔嘗與內宴徽宗親握其臂勔遂以黄帛纒之與人揖此臂竟不動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人犯濬州徽廟微服出通津門御小舟將次雍丘阻淺船不得進上患之夜御騾騾名鵜鶘青望睢陽而奔聞鷄啼濱河有小市民皆酣寢獨一老姥家張燈竹扉半掩上排户而入嫗問上

姓氏曰姓趙居東京已致仕舉長子自代衛士皆笑
上徐顧衛士亦笑嫗進酒上起受嫗酒復傳爵與衛
士嫗延上至卧内擁爐又爇勞薪與上釋襪烘趾久
之上語衛士令記嫗家地名及龍舟還京嫗已没乃
以白金賜其諸孫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曾空青以江南轉
運使攝府事忽宣至行宫上引至深邃之所問勞勤
渥命喬貴妃出上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問曾三

此即是也特令汝一識耳葢空青少日喜作長短句多流入中禁故爾取七寶杯令喬手擎滿酌并以杯賜之空青拜貺而出空青名紆王仲言外祖也

建炎庚戌正月高宗避兵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於金鼇山之福濟寺前以候潮屏去警蹕易衣徒步入寺時住持僧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讃之語甚喜戒左右勿驚怖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為六龍臨幸野僧不閑禮節恐怖

失措從行有司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圖今日得睹天日帝喜勑夫人各自逐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其稱謂尚然不改

苗劉作亂時矯隆祐太后詔貶竄張魏公浚高宗在昇暘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於手手為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

胡忠簡銓不獨其忠鯁益一時其作字亦端凝勁挺孝

宗嘗謂之曰卿寫字皃如卿為人對曰臣幼法顔真
卿今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皇於徳壽
宫閣上治疊書畫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蹟太
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詞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
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留為後代式但其後為
秦檜批抹汙漬者良多朕啟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
褙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手筆為帝所賞
愛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誦其乞斬秦檜之疏而

此則或未知也夫銓之封事不爲權奸所容當日金人以千金求其書又爲二帝所重若斯張魏公言秦太師専柄十九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諒哉

宋稗類鈔卷三

宋稗類鈔卷四

常熟潘永因編

誅謫第七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為樞密使盧為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美盧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信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

他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翼日奉對帝方命滌去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年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

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戸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王文正公嘗曰好人懷惡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為已任此其短也

丁晉公既傾李公迪將草責詞時宋宣憲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成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

定其言上前爭議曰㑹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杜祁公作相其壻蘇子美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燕飲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為費請館閣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其為傲歌王直柔句云欲倒太極遣

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諸不與者專探伺敗缺方聞此句王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捉捕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盛怒捕捉甚峻韓魏公上言怒少解而館閣之士遂罷一空

吕惠卿元祐間貶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曰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戚戚所致矣

蔡京懷奸固位屢被逐而不肯退王黼切忌之百方欲

其去乃稱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為公莫不竊笑欲取宰輔乞表自京始嘗攻晁錯吏漢令諸侯喧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

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為公史筆書之

亦以表其失言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

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為

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親戚代送

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

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

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

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心動自是遂欲從寛釋凡為深文者皆拒之其詩云栢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奸惡不遺餘力益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是時為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為太甚坐謫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為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曰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或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至黼

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寵遇埒於京及事敗適開封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丘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刑同時蔡攸翛亦賜死翛聞命曰誤國如此死又何憾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决左右授以繩乃自縊而死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徽宗與其父京曰攸陛辭日奏功成後要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

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乃上寵嬪念四者閻婕妤也

童貫既有詔誅之欽宗論宰執云貫素姦狡須得熟識其面目者銜命即所在行刑庶免差誤時宰命御史張達明徽持詔行將至南雄州達明恐其聞而引决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於庭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名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主上與大臣熟議以為

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或言勝捷兵有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貫狀貌魁梧瞻視壯偉頤下生鬚十數莖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

紹興壬戌夏顯仁太后自沙漠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

慶曾次翁與后弟韋淵迓於境上時金主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護后行既次燕山北使憚於暑行后察其意慮有他變稱疾請於金少須秋凉進發許之因稱貸於金之副使得黄金三百星且約至對境倍息以還后既得金營辦佛事之餘盡以犒從者悉皆懽然中途無間言由此力也既抵境上金使必欲先得所負然後進后喻指於韋淵淵辭以朝廷有大臣在可徵索之遂詢於慶曾初慶曾之行也事之纎

細悉受指於秦丞相獨此偶出不料金使趣金甚急慶曾雖所賫甚厚然心懼秦疑其私相結納歸欲攘其位必貽秦怒堅執不肯償相持界上者三日九重初不知曲折但與先報后渡淮之日既愆期人情洶洶謂金已背盟中變秦適以疾在告朝廷遂為備邊計中外大恐時王�以江東轉運副使為奉迎提舉知事急力為慶曾言之不從暎乃自裒其隨行所有僅及其數以與之金使喜后即日南渡疑懼釋然而

慶曾不預也慶曾歸白秦謂所以然者以未始禀命故不敢專秦以為畏已果大喜已而后泣訴於上王某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數日間生變則使我母子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誅之秦力為營捄回護時正欲遣柄臣謝金乃以為報謝使以避上怒逮歸上怒稍霽然終惡之秦喻使辭位遂以職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於四明秦終憐之餽問不絕秦之擅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過忤其指例以罪

行獨慶曾以此情好不替慶曾卒特為開陳贈邺加厚諸子與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以便其私議者謂秦居政府二十年間終始不二者獨慶曾一人而已即此一節見顯仁之能用智術以回轅王慶曾之專心於權要至違命天子之母於患難之際而不恤秦之威福能使天子以慈母之故終不能加誅於一人時事可知矣

史彌遠與楊后謀殺韓侂胄著作王居安右丞張鎡皆

與議已定始以告叅政李壁時外間已藉藉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叅政曰聞有人欲變局相公知否李疑事洩面發赤徐答曰恐無是事而王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亦未決意殺之更訪於張鎡鎡曰勢不兩立不如殺之無後患彌遠撫几曰君真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鎡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

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説於燭上焚之明日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誰敢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夏震時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於此忽聲喏道傍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侂胄曰有旨吾為何不知語未竟夏挺王斌等令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墻内撾殺之侂胄既誅函首送金乞和當時太學諸生有詩曰

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邊未必然明年閤門舍人周登出聘金主令引南使觀忠繆侯墓且釋曰忠於為國繆於為身詢之乃韓也

韓侂胄封平原郡王官太師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時叅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胄有隙史彌遠遂與合謀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為之語曰釋迦佛

中間坐羅漢神立兩傍文殊普賢自闢象祖打殺師

王聞者絶倒

景定庚申履齋吳相循州安置由賈似道憾之未幾除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士專以口舌嚇迫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餌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黄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据撫履齋者無不至隨行吏僕以次並亡或謂置毒所居井中故飲水者皆患足軟而死履

齋亦不免暨似道遭鄭虎臣之辱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口口稱天使唯謹虎臣不答似道遂坐於下介如察其有殺賈意私命館人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為鄭減抑介如作絲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伺得命放回日就取館人語鄭云天使令日押送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殞免受許多苦惱鄭即云便是這物事受得欲死而不死未幾遂殞

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怒云汝欲檢我耶趙云汝也直得一檢趙經紀棺斂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閫死於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詢嗚呼云云似道遭貶時人題其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

吳履齋潛為人豪雋代丁大全為相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似道與潛有隙遂為飛謠以上曰大蜈

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貴緣攀附百蟲叢若
使飛天能食龍語聞罷相謫循州中毒死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一金紫人相逢迎傍有客謂之曰
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
意疑其人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遠謫南荒
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
為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歷言前夢且
云向在維揚日襄鄧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某跣足

卧因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位極人臣而足心内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葢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得夢大不祥離此地必死幸保全之遂留連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迫促之離城方五里許小泊木緜菴竟以疾殂虎臣有力馬先是林僉樞存儒久為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之而價窖不可

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留與賈丞相自用葢一時憤悵之語耳至是郡守與經營竟將此木以斂可謂異矣一云秋壑在前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自是凡此姓居位者多被窘抑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監押虎臣遂請行乃假以武功大夫押解一路備見凌辱至漳州木緜菴病泄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你只恁地死遂趯

數下而殂

賈似道既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於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於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逮事先帝又以國事而自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并謀合智以盡輿情乃恣行胸臆不恤人言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剸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耕於野權

利之法變而旅不顧出其途矧當任閫之驅馳不度
戎事之緩急戰功曠歲而不舉兵事愒日而不修纖
悉於文法之搜求潤畧於邊政之急切遂令戎馬倏
度長江迺者抗表出師請身戡難人方期以孔明之
志朕亦望以裴度之功謂當纓冠而疾趨何為抱頭
而鼠竄遂致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披甲之謂何乃
聞聲而奔潰孟子曰吾何畏彼左氏云我不成夫社
稷之勢綴旒是誰之過縉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姑

示薄罰俾爾奉祠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

馬頃之謫高州團練使

賈秋壑敗後有人刺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

字尚煇煌袛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

發身端有似鄭人應夢更何祥卧龍不肯留渠住空

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

州功木緜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

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

山望故宮傷西樓詩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墻荆棘刺簷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與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壞池雨產在官蛙木緜菴外尤愁絶月黑夜深聞鬼車復有和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腎力難為國爪牙漢世衹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奸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百死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賜第正在蘇堤時有遊騎過其門每為偵事

者密報必致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逮世變而後已近有題其養樂園云老壑曾居葛嶺西遊人誰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久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算來衹有孤山耐依舊梅花片月低又過葛嶺二詩云當年誰敢此經過相國門前衛士多諸葛功名猶未滿周公事業竟如何雕梁雨蠹藏狐鼠花礎雲蒸長薜蘿萬死莫酬亡國恨空留遺跡在山阿樓臺

兀兀妓成圍正是襄樊失援時王氣暗隨檀板歌

江山流入玉簫悲姓名不在功臣傳家廟徒存御

賜碑誤國誤民還自誤滿庭秋草露垂垂

開禧用兵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

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

之仇又曰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

諸人之責

譏險第八

咸興間宰相怙權尤不喜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為諫官極論此事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揚州以詩送人曰若見鼇頭為借問為言根也減剛腸又丁謂留滯外郡甚久及為知制誥以啟謝時宰有効慎密於孔光不言温樹體風流於謝客但詠蒼苔是也

穆修有詩名多遊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

一見大加賞歎問為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時丁晉公在側從容答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上不復問

李士衡之父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獘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法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誥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親舊一一

上心益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叙契濶接殷勤甚歡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章疏上乃同行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國門語云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蘇頌子容皇祐間進士累官門下侍郎以父紳嘗直史館極言時政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

草頭木脚陷人倒卓木脚是梁字而草頭則蘇字陷人倒卓者傾險之甚也又云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居極胡榘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謫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之美惡較量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其命極好時相章惇子厚即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

劉某命好且去貽州試命一廵其他蘇子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黄山谷貶宜州俱配其字之偏傍皆惇所為也惇恨安世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為鄰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歴遍七州所以當時有鐵漢之稱

張天覺在熈寧中自選人受章子厚知引為察官為舒信道發其私書貶斥流落於外紹聖初子厚秉鈞再薦登言路攻擊元祐諸賢不遺餘力至欲發温公吕正獻公之墓賴曾文肅公力啟於泰陵始免其為慘

酷甚矣晩既免相末年以校讐道藏復職又有二蘇狂率三孔疏濶之表詩有每聞同列進不覺寸心忙之句常希古亦力言其奸後來閩中書坊開骨鯁集輙刋靖康詔書於首由此天下翕然推尊之事有僥倖乃如此者可發一歎商英為相有商霖之賜姓名又入元祐黨籍復以悟道在傳燈錄何其幸也

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伊川只侯邢恕救便擊之恕言於哲宗臣於程某嘗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斬

作千段臣亦不救

紹聖間章子厚為相立元祐黨籍初止七十三人其間已自相矛盾如川洛二黨之類未始同心也及蔡元長為政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刋之於石名之曰元祐奸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屛而棄之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饕厠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別元長意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徒使其子孫有榮耀

馬識者恨之如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碑至以蘇迥為蘇過叔黨在元祐年猶未褁頭豈非字畫之誤乎迥字彥遠東坡族子登進士第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為切直徽宗因星變即令衛士仆黨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炒

蔡元度對客嬉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憎者亦加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盛章尹京與藩以慘毒聞殺人如刈草菅然婦態雌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或置人死地時亦不異平日

蔡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論之不可久鬱也宣和間始令其子招致習為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於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黄語亦欲為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其謀徒巧亦何益哉

蔡京童貫用事當時謡曰打破筩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

靖康間秦會之為御史中丞金人陷都城議立張邦昌

以主中國監察御史馬先覺仲抗言於稠人廣坐中

曰吾曹職為諫臣豈可坐視緘默不吐一詞當共入

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答少馬厲聲遂就呼臺吏連

名書之會之既為臺長則當列於首以狀呈會之猶

豫先覺率同僚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肯書名先覺

遣人疾馳以達金營先覺中興初任殿中侍御史以

亮直稱一時為汪黃所擠謫監濮州酒稅高宗後思

之以九列名示將大用而先覺死會之自金還揚言

已功盡掠其美遂取富貴先覺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琉者得其元藳屢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紹興乙亥春琉忽夢先覺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琉即以其藳叩閽會之大怒誣以他罪下琉大理竄嶺外抵流所未幾而會之果殂其家訟寃詔復琉故官而先覺忠績遂別於時云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鼎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浚胡文定安國諸族棘寺奏

櫝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櫝進欲落筆手
顫竟不能字其妻王氏在屏後摇手曰勿勞太師檜
猶自力竟仆於几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
初汾就逮自分必死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
恩言當於餽食中置肉笑靨一以為信毋忘既入獄
月餘無所問日施慘酷求死不可得一日忽外致食
於橐滿其中皆笑靨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
是殆紿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則檜聲鍾

給賻矣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昕夕不自安且念為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卧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睨縮頸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傾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猶未出語亶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葢故吏閽檜訃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堂序懽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風旨待以囚隷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名之盧溪

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糸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聞其事守葢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題詩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興縉紳禍一朝終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葢志喜也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伋家在天台為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稔惡得斃為善類之福不貲要非幸災也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擬新州之禍直聲振天
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箝口莫敢與之立談獨王盧
溪廷珪作詩送之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
虎豹閒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
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閒豈待他年公議出
漢庭行名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
傾危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
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

處江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於朝者檜大怒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既而檜死尋許自便因讀韓文公猛虎行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為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葢復前說也

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嘗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他執

政獨對既不敢他語唯盛稱秦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唯頌太師勲德曠世所無語終而退實無他言秦嘻笑曰甚荷葢已喉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閤子彈章副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檜性陰險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惟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一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王於是進文字一

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武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文正公曾字孝先封沂國公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竊見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掣然當心付片紙入獄是日岳王薨棘寺

檜之秉軸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㖃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忌諱率喋而不

發僅論禁銷金鋪翠鹿胎冠之類耳晚年殘忌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諛佞不避嫌疑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坦然不駭靜江有秦城驛知府呂愿中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名京秩沈長卿芮煜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鄰人所告編置化州趙令衿觀檜家廟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為汪名錫所告下獄死至於開門受賂富敵王家外國

珍奇死猶踵闒其子熺無日不㗖酒具治書畫特其細故耳檜之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三山文士作夏二子傳略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罪當是時淸商飈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淸廓夏告終於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隕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淸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瑋得之往訴秦檜謂

其譏毁大臣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怨家亦摘以告云亭號潛光實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泰發也檜怒編管容州尋謫死於南雄按韓昌黎詩曰朝蠅不可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正如元美所云又鄭文表江表志楊鸞詩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鸞即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

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

高宗初至磁州時磁人不欲其北行諫不從宗忠簡欲假神道以止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珓仍言其廟有馬更顯應遂入燒香其馬啣車輦等物塞了去路遂止不往後感其事就玉津園路口造崔府君廟令曹泳作記一日北使來秦檜出接少憩廟廡不知何神上告以故檜曰金以為功今却歸功於神恐不便即日毀之

曹泳湯思退皆檜晚年所信用者曹凶狡尤甚檜妻兕親黨皆為其所離間檜信愛之如子凡事皆在其籠絡中檜死其妻兕啣之泣訴於上遂編置海外而死其妻更狡要一軍將取泳妻恐其不從先教一婢子云待我使某軍不從時汝便仆地作侍郎語云平日受我多少恩今若不行即有禍及汝及使其人果不肯行婢遂倒地如其教其人遂行

殺岳武穆范同謀也胡銓上封事檜怒甚問范如何處

置范曰只莫採半年他冷了若重行遣謫必成豎子

之名檜甚畏范後竟出之

宋稗類鈔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五
六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　溶

宋稗類鈔卷五

常熟潘永因編

諂媚第九

韓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慼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所致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唐來鵬詩云回眸緑水波初起合掌白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於竇卞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卞繪出其妻問坐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盞意亦取鵬詩云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嘗侍左右欲豫求如椽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及王

雩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輿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嫺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籠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云願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

割股以獻者遠近駭笑或對曰虞侯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王荆公當國郭祥正知邵武州武崗縣實封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議論有異於安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暢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闔捭而薄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

荆公耻為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荆公上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温皆出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温與過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

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復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詩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

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漕朱浚深源每有札子禀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深源晦翁之曾孫也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菴後而失節者遂自殺其即此朱萬拜耶　薛昂避蔡京諱至禁其家人俱不得犯或不及檢而偶犯者必加笞責昂嘗自誤及或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

葉石林爲蔡京客故避暑録所書宣政間事尊京曰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温公名

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

黨一項令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
宣和初有鄧其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子我端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來長安牛酥百斤親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焉其多乃復倍於此台顔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純漆麗且堅令君來遲數又少青紙題封難勝前持歸空慚遼東

家努力明年趁頭市

元祐名卿朱紱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蕪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疑遂易名諤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明嘉靖中浙人徐學詩劾嚴嵩去職蘇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為謨遂登顯要何前後之一轍如此也蔡京為相諸學自耆饅頭其中沒見識士人以手加額曰太師留意學校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喜大罵劇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

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酧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於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楊存中人號為髯閹以其多髯而善逢迎謂形則髯其所為則閹也

秦檜在相位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袵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亦即與改秩時有蜀士投啟於秦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獲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得之尤喜沈丞相該為樓貯書禮佛其上人謂之五體投地之樓以對一德格天之閣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副賜第事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限令臨安府訪追及期不獲府爲考繫鄰居民家官吏至步行求猫凡獅形者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京尹曹泳因嬖人以金猫祈懇乃已

秦會之嘗問宋參政朴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

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子儀為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令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慴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勳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勳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遷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剸刃為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為羽客龔金以

治産為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為説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埜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鷄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為弔客足十客之數一以朱希真為上客曾詠為食客曹冠為閑客康伯可為狎客湯鵬舉為惡客某人為詞客

張說之為承旨也士之無耻者皆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興沈瀛俱有聲學校及同官樞屬時譽藉甚每相謂以詣說為戒衆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升堂

瀛已先在相視愕然明日縉紳相傳清議鄙之久皆
不安而去然則士何貴於文藻宦聲也
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塘令程松壽亟名女儈以
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
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名之知為松壽
所市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
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為王匿之
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待禮侂

胄大喜即曰躐除太府寺丞自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侂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嘗名入賜坐四夫人即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慍曰等人耳我輩

不堪戴耶侂胄患之時趙師羼以列卿守臨安聞之
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瞰侂胄入朝獻之十婢
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十婢咸來謝翼日都市行
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堵歸語侂胄曰我輩
得趙太卿光價十倍王何吝爵一官耶侂胄許之遂
進師羼工部侍郎侂胄又嘗與客飲南園師羼與焉
過山莊竹籬茅舍曰此真田舍景但欠雞鳴犬吠耳
少焉有犬嘷叢薄間視之乃師羼也侂胄大悦益親

幸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莊犬鷄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封師羼字從善號墻東千里姪也侂冑敗有贈之詭詞云侍郎自號東墻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羼即古擇字

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權震宇内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宫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宫人見之往往垂涕顔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襃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勲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

趙師羃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僶然當之籍沒之晨放逐群娼顧認父母者聽以身首服飾去市人利其物詐稱某妾父母者闐関門巷或牽裾攬臂而往發其家藏斥賣之敗衣破絮亦各分包往往有金珠褁匿盎諸娼將挈之以為逃計者慈明以四夫人偶坐之憾特命京兆杖一百而遣之流其嗣子於

沙門島

傅伯壽為江西憲韓侂胄用事傅首以啟贄之曰澄清

方效於范滂跋扈遽逢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陶鎔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

賈師憲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取充位而已當時為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嘗作半閒亭以待雲水道人每治事畢則入亭中打坐有倿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詞曰天上謫星班群真時往還駕青牛早度函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

邊山軒晃倘來間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裏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賈師憲以治湖山母猶在養毎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為之紙貴陳惟善寶鼎詞云神鰲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枰棋如許錯一着詎能重鑄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幽風葵褰江如鏡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藻宮漏

永千門魚鑰截斷紅塵飛不到六街九軌看千貂避
路庭院五侯深鎖了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
赤舄繡裳消得道斑斕衣好儘龍眉鶴髮天上千秋
難老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
池龍尾放班回早廖瑩中木蘭花慢云請諸君着眼
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㵎漲雪雁徼迷烟一
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階符瑞象又
扶紅日中天因懷下走奉槖鞬磨盾夜無眠知重開

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彘鷺太平世也要東還赴
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鍾鼓不妨平地神仙陸景思甘
州歌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
治國掄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一飽餘事笑談
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王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
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
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
仙奚倬然齊天樂云金颷吹盡人間暑連朝美涼新

雨萬寳功成無人鮮得秋入天機深處閑中自數幾
心酌乾坤手斟霜露護了山河共看光景在銀兎而
今神仙正好向清空覓箇冲淡襟宇帝念群生如何
肯便從我乗風歸去暴猶洞府把月杼雲機教它兒
女水逸山明此情天付與趙從橐陂塘柳云楂庭前
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
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閑情半許聽
萬物𠒎𠒎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覷玶花落相接西池

壽母年年弦月時序倚衣菊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瑶卮緩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晝甘灑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祗和天語不道人知一片閒心鶴外被乾坤繫足虹玉圍腰閶闔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箇彩衣且侑以儷語云

綠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衰服湖山今有半閒之
姬旦所謂三月三者益頌其庚申坪草湖之捷而歸
舟乃舫齋名也賈大喜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但失
之太俳安得有著綠衣周公乎
賈師憲庚申歳自江上奏功而歸凡其家從行諸客皆
推恩賞廖瑩中以籌幄之勞轉官之外復特賜黃金
百兩廖遂用之鑄匜盤以為酒器且俾楊尚書平舟
棟作古篆勒銘於器云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

大功一相禹䏡曰余瑩中與隨𢹂旃余壹手扶余後手𢹂曰公何之敵脇是穿奇勝草坪受降馬前公一何勇敵一何恐余訖濟南公飭余共推漢倒江洗兵不用彼徒彛矣公歸余從內金惟精上賞是重文昌子孫世寶是用誰其銘之史臣楊棟

廖瑩中字羣玉號葯洲邵武人登科為賈平章似道之客嘗除大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翹館不赴於咸淳間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

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榻與元本並行於時嘗
擬福華編以紀鄂功雖誇張過實然其文古雅頗
奇可喜似道褫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雨
泣五鼓方罷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服冰腦數
握姬覺之急奪救已無及矣持其妾而泣曰勿哭
勿哭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日傾敗得善死足矣言
畢而死瑩中嘗為園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芳菲
逕紅紫莊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

賈師憲嘗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少勝多如赤
壁淝水之類葢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閞全唐詩
話三帙及自選本朝十三朝國史如類說例為百
卷名悅生堂隨抄其所援引書多目所未見者復
命婺州碑工王用和翻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成
至賞之以勇爵纖髮無遺恨幾與真本相亂又縮
為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版蘭亭
楊駙馬賜第清湖巨璫董宋臣領營建之事拓四旁民

居以廣之太學生方大猷之居最逼近璫意其必雄據未易與語一日具禮物往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令日内轄相訪得非以小屋近墻欲得之否璫愕不復對方徐曰内轄意謂某太學生必將梗化所以先蒙見及某便當首獻作倡就案即書契與之璫以成契奏知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上毛詩下東坡謝表並全句　自是擢第登朝皆由此徑而梯焉

科名第十

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紱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人肩摩不可過錦韉繡轂角逐爭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傾羨讙動都邑洛陽人尹洙意氣橫躒好辨人也嘗曰

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强蕃於窮漠
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
與李庶幾同在場屋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苦
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
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
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
先進卷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

陳正敏遯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及以國史攷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塗夭謝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父狀元灝師德父狀元華魏野詩曰封禪汾陰連歲牓狀元俱是狀元兒淳化二年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出神至一處見二僊官議曰來春進士牓有宰相三人而一人名極低奈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道士既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即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

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入相致仕遊武當若拙弟子為公言之

王沂公曽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曰雪中未問和羮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公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

鄭毅夫獬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

主司啓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啣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為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獮者枉遭斥逐而發封則獮乃第一人及第

嘉祐中士人劉幾好為怪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為斯譎者一切棄黜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

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乃以朱筆塗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大批謬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仍在廷公曰除惡務盡今必痛斥輕薄子以清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太上收精藏明於晃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云故得靜而延年獨髙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為

第一及唱名乃劉煇有識之者此即劉幾也公愕然久之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進士康肅公堯咨字嘉謨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啟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樂平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

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公以徽猷學士入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遊二事實為有宋儒林之盛

世以登科為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

折桂自憐鸝容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為蟾以登科為登蟾宮用郄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沿襲因之弗悟也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為人唯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龍門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為龍或又謂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火燒其尾則定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干索旁郡

以辦行將廹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竆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為信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殽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呵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賔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

題一神曰以鑄𪉴象物為題既而諸神分綴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又商確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名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為吾二人迨將曉神復如前傳呼而去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在道笑語欣然唯恐富貴之逼身也志氣揚揚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題出果鑄𪉴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下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惜然一字不能上口過西廊問之西廊

者曰題驗矣我乃不能記子幸無隱東廊者曰我亦然正欲問子耳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耶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持比廟中所記無一字異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進取云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

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為衆人之首禮部奏
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為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
為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類牓坐
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試唱
名亦冠多士
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有
識認字畫之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
錄因著為令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黄晃仲謝及第啟全用以為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為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黄花如散金為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聚翠黄華如散金也學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止解六人後遂為額與

名子嘲之云誤認黃華作菊華

張芸叟治平初赴春試時馮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為賦題芸叟誤疊押明字試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竊自念省場中鹵莽乃爾然未嘗以語人也當世後不相聞至元祐中芸叟以秘書監使契丹當世留守北門經由始修門生之敬置酒甚歡酒半當世謂芸叟曰京頃知舉時秘監賦中重疊用韻以論策佳因自為改去擢置優等尚記憶否芸叟方

飲不覺杯覆懷中於是再三媿謝而去前輩成人之美有如此者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馮京字當世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

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東坡帥武定諸館職餞於惠濟宮坡舉白浮歐陽

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醑當言所罰飲竟東坡曰三君為主司而失李方叔兹可罰也三君慚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神宗理會得文字極喜陳師錫文嘗於太學中取其程文閲之每得則貯之錦囊中及殿試排卷子奏御神宗疑非師錫之文從頭閲之至中間見一卷子曰此

必陳某之文也置之第三已而果然

徐遹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第久困場屋崇寧二年為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集賜宴於瓊林苑歸騎過平康同年所簪花多為羣娼丐取惟遹花獨存因戲題一絶云白馬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寛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宫花醒後看後仕至朝官知廣德軍謝事而歸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巨濟涓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

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盖天子自為座主豈可復稱門生於人幸以此謝劉公客以告器器之歎服其説自是甚歡

紹興間黄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隅對曰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

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
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
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
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
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
人以油沃其首驚而悟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
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曉之夕招

同邸市酒殽明燭張博具劇飲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卧西牖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勩視博方酣竊就枕忽夢有二人者扛油鬲自樓而登蒼皇若有所索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訖爲之罷博及明漫强之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第覺榜署閗顯然有跡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葢御史蒞書淡墨時夜中倉

猝㩼燈盌吏不敢以告耳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埀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聯之者曰唐㢌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耶

雷申錫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

客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其妻日夜悲哭怨一夕夢申錫自言我宿生為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為士大夫然甞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如此已兩世矣須更一世乃足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為治獄者之戒

鍾炤之字彥炤樂平人長於詞賦紹興已卯春夜讀書牕下聞有吟哦者曰霖作商巖雨薰來舜殿風誦至再啟戶視之無所見以為神物所告謹志於策至秋

試以膏澤多豐年為詩題鍾押豐字韻用此二句入第五聯考官讀之擊節稱賞批其側曰形容得膏澤意好置之高列此與唐錢起夜宿客舍聞有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及就試日作湘靈鼓瑟詩用為末聯禮部侍郎李麟謂之絶唱遂擢第甚相類也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喜之為中舍時一日呼至第請入内閣俟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

上有紫綾褾一册書聖人以日星為紀賦末後有學士類貢進士秦暄呈文采富艷子山兀坐静觀反覆成誦雖酒殽問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是命題其孫果首選

岍峰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遂陞蕭為榜首故蕭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

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啟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鄭侯何功而居上益用宗室及蕭氏事人多稱之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遊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被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

於後進如此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無時可得之說

畢漸為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著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

則是畢斬趙諗也

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於富陽一蕭寺中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冐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冐子内用三古字者遂置之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竊怪

之數曰友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指天自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泄之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頭場冐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沉吟久之對曰茲事頗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寔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阪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親戚來問因相與黙然是

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頭場冐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獲叨濫近巳往寺中瘞其女矣玉山驚歎王淮字季海金華人謚文定汪應辰字聖錫玉山兵家子

李德遠發解本強則精神折衝賦一聯云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風行金鑄鼎而魑魅不逢奸邪影滅主司大喜乃全用汪玉谿作黄潛相麻制士人經禮部訟之時樊茂寔為侍郎乃云此一聯當初汪内翰用

時却未甚當令李解元用此賦中方工

慶元癸酉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州龔孟鎂為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盃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眈眈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閧徑排試官房闥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三以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偶聯云

龔運幹出題疎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吳人孫山滑稽有才赴舉時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三山蘇大璋顒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為第十一人數為人言之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

之確必與試官有成約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徧示考官謂設如所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為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為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為待補之人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

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翁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翁為館職偶論試闈異事間及之有同年在坐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叙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曳而出試卷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旦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

黄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出腐草為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塲皆以其童年忽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致一乃用此為一隅句曰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用此句明日問神宗日

錄所同乃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

進士科試文字學究科試墨義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爲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能記誦未曉文義故當時有董五經黄二傳之稱正如和尚轉經相似有司入試日於進士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撤幕以

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研水而黔其口者傳以為笑歐陽公詩云焚香禮進士撤幕待明經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罷之

宋稗類鈔卷五

宋稗類鈔卷六

常熟潘永因編

隱逸第十一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於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守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咏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

張文定呂文穆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宫職然延卿未嘗就葺幽亭藝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騶從徒步訪之延卿道服延接相與晤談數公踈俊爽闓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排列庭中延卿徐曰公

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
延御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復曰尚能
飲否文僖欣然更為數舉盤筵禮節無少加於前而
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御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
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翼日語僚屬曰此
真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因稱歎屢日

治平中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同在館中花時
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相率

同遊三人者如具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特甚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頤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革老時在制中固辭之衆遂起去革老嘗語人云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橛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挂冠後因作詩送胡澹菴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

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

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絶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葢少彼韋黄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勝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松江一漁父每棹小舟往來長橋扣舷飲酒酣歌自若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且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岩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無與吾事

車溪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參鼓琴

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攄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乃畫為攄琴圖僧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伯時高宗極重其畫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葛巾草屨吟諷而歸以是遺老而忘憂

劉十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間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不食徽宗聞其名

數遣郡縣津致聞馳近侍名之對曰吾有嚴顧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胸欲心淸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財貨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吏有不自覺者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當時具有感於王安石之事予

康譽之叔聞云宣政間楊可試可㢸可輔兄弟喜讀書精通易數兼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法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一老人語甚款勸余勿仕隱去可也問何地可隱老人笑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一穴焉老人入余從之穴漸小挾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即就寛少頃出穴見土田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

一家有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乃為設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更殺雞進黍意極欵洽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頗濶民居苦少何為不可但居是地者皆信厚和睦雖異姓猶同氣也今觀子神宇毛骨非貴官即名士是翁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此閒凡衣服飲食牛畜絲枲之類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共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諸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

家云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薪米魚肉果布此殊不闕也唯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余謝而從之又戒曰子或來遲則以一丸泥封穴不可復入矣迫暮與老人同出比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囊箱所有易絲與布絹等先寄穴中俟天下果擾攘便共入穴後聞可試布袍責卜於市二弟築室山中不出自是杳不聞問先人嘗

道人至其地偵之則屋已三易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矣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故都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家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殷勤且云余居山中甘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歿於辛亥歲令移家宜興俟三京帖然然後奉老母北還先生再能寄聲以命諸孤則可尋高躅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余顛頓還江南從此遂

絶

蘇翁者初不知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老穉皆不失其懽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九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人食啖與人亦倍巨鍤長柄畧與身等披荆棘轉瓦礫闢廢地為圃或區或架或籬且壍慮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

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根荄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不絶圃味踰他圃蔬為最勝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畫爾治圃宵爾織屨屨堅韌革緺可穿屨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貿之以饋遠號曰蘇公屨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力所及應之負償一不經意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饑渴時張公浚為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

漕及帥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為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為遊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銼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册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計曰此為蘇雲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叩曰翁

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來益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已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帥寳非遊者張公令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某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

已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即雲御是已然終不知雲御其字耶抑名耶繼䧺旗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越夕遣使迎伺則扃戶閴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而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乞得錢則市鹽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樓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

拭神佛塑像濘耳竅有塵土即以筆燃出之率以為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以一衲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即解袍與之吾心方坦然

無復繫念嘻吾幾為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甓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擘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

黄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厠一歪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潁州陽翟縣有杜生者邑人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惟有屋兩間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

所能何辱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問其何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推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為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念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

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當日何所為曰端坐耳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册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淳厚未嘗妄言嬉遊惟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

遊一步也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投宿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麻衣草履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文籍散亂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入城市乎曰不出十五年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鉏揖客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見翁蒼黃行陳追詰何以到此曰大兒鬻果失稅為

關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斥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原係帶職正郎宣和間屢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誥勑在否曰見作一束置甕中埋山下立遣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

坐謝而釋其子次日訪之室已空矣

陳觀國字用賓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夢訪友於杭壁間有古畫數幅岩壑聳峭竹樹茂密瀑飛絶巘滙為大池池中菡萏方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飛鶴翔舞烟雲空濛中髣髴有字數行體雜真草其辭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緑萬荷湊紅爰宅兹岩以逸放翁屹萬仞與世隔峻一極而天通予乃控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宫披海氛而

一笑以覩九州之同傍人指曰此放翁詩也詩語清古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聰明强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

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遊毋決於適思則區區
猶有望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贊曰江風索
我吟山月與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
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
月清風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以微疾
不樂出或言其面黜黜不欲應詔起者力辭以免嘗
大書其印歷以示終身不起云怪矣面容無食肉相

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踈而用則曠
不迈初服輒啟榮望豈特二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
成萬有喪故俛以自適超然自放衣敝緼袍可無三
褫之辱飯疏飲水何用八珍之餉隱几餘情杖藜獨
往或從田夫瓦盆之飲或聽漁人滄浪之唱顧盻而
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優遊歲月逍遥天壤路
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非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
中從子致富亟去毋亂吾樂過籃輿而來者揖之曰

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有謁於道者縱得錢付酒家終不若高卧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

吕巖之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諸貴遊子弟輩閧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䙡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

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服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齧枯藤鶺鴒聲亂功収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合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悵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

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為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剌船而去遣人遥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嶶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為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

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翼旦再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

鐵脚道人者虬髯玉貌倜儻不羈嘗愛赤脚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或問嚥此何為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乃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纂有九字經勿欺心勿妄語守廉恥系之語曰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

甚難苟能實踐可謂君子

趙景道質隱居燕南教授為業金章宗遊春水過馬閭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章宗益奇之賜田千畆復之終身

躁競忿狷附第十二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為一時之冠然其為人傾險

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心知不善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為久在詞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㫖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

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
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
世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稱賞之然諸書所載
穢德頗衆畧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彦謙後也
避石晉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已可怪矣初因
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禪詔不忠孰
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
門辱命無恥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好姻緣之詞

卧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句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遇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人之身衆醜備焉亦何貴於文雅哉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然性特躁進罷參政以禮部侍郎知鄧州纔逾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歎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毛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於舊友

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强仕而卒時有夏侯嘉正
以右拾遺爲舘職平生好燒銀而樂文字之職常語
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
事俱不諧而卒錢文僖公維演自樞密使爲使相勲
階品皆第一而恨不得真宰居常歎曰使我得於黄
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寇萊公年三
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凖遽服地黄兼餌蘆菔
以反之未幾皓白舊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

引馬所服帶用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及為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為八座及為太常卿於廳事前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御史久次不得為郎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拗項橋鄭畋作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

云玉晨鍾韻上空虛畫戟祥烟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烟盧處認中書乃知朝士妄想古今一轍

王文康公曙苦淋百療不差洎為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為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涼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曙字晦叔壻萊公之

擢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卒謚文康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作詩云蟠桃三竊成何事上盡鰲頭跡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中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

梅侍讀詢晚年躁於禄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錦軸云是胡侍郎則致仕告身同列取視梅遠避而過

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為時人多笑之謫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得至兩府者汝也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葢以其日有奔趨閭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

晏元獻早入政府逮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妓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詞公怒

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耶

陳彭年被章宗寵遇每帝文述作俾加潤飾彭年竭精盡思以固恩寵贊佞符瑞急希進用當其役慮時雖寒暑燥溼不知也休澣日閒步於宅之廊廡忽見紅英墮地訝曰何花也左右對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乃有石榴耶即彌年所居之傲地也其鋭進專一如此時人目為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多岐也及

參政宰政未幾而已

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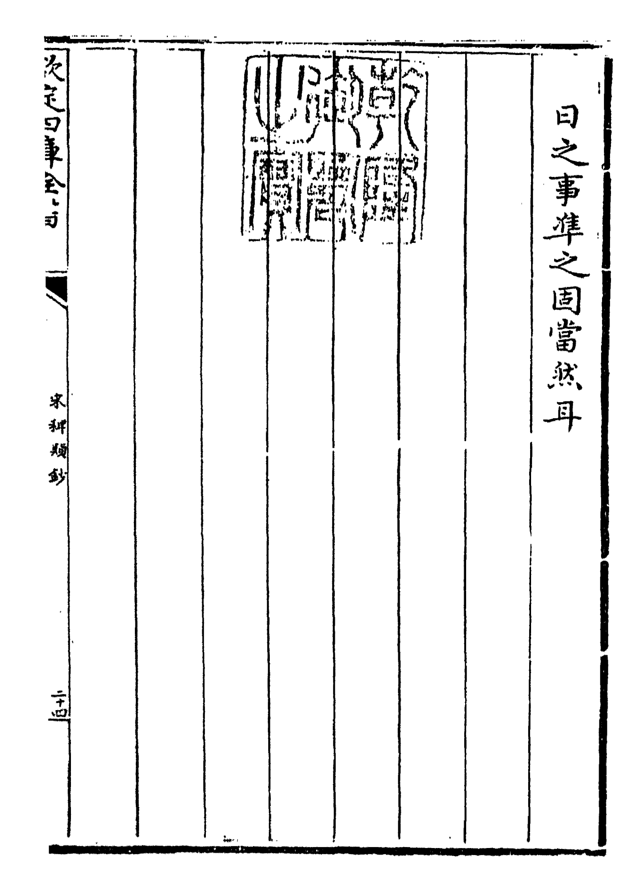
一條冰

孔道輔自以爲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之

趙稹厚結劉美人家婢以干進用天聖中以爲樞密副使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爲笑談

蘇舜元為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為外官常怏怏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許州過了二年矣

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職者充之劉原父居外制最久既譽望最高一時咸以為宜充此選劉亦雅以自負然久不升進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頗怏怏不自得一日顧官屬曰諸君聞殿前指揮使郝質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為疑者徐笑曰以令



日之事準之固當然耳

宋稗類鈔卷六